

# 日本政策部門和情報機關協調合作機制 之探討

周治平

企業資深法務專員

## 摘要

日本成立國家安全保障會議及國家安全保障局後，確立了國家安全保障事項的官邸政治主導，並擴充內閣官房權能。由於設置了常設的事務機構國家安全保障局，使得國家安全保障會議得以定期召開，且可進行安全保障審議事項的企劃提案，且新產生與情報機關協調合作之機制。原本內閣情報調查室作為直屬內閣最高情報機關，統合各情報機關，負責向官邸首長進行重要政策情報的彙報。而國家安全會議與國家安全保障局成立後，情報體系有了新的用戶，但新的機制也將面臨新的挑戰。

關鍵詞：國家安全保障會議、國家安全保障局、內閣情報調查室、  
內閣情報會議

# **The Coordination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Policy Sector and Intelligence Agencies in Japan**

**Chih-Ping Chou**

Senior Corporate Legal Counsel

## **Abstract**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NSC) and the National Security Secretariat (NSS) in Japan, the Prime Minister's Office took political leadership in national security matters and expanded the authority of the Cabinet Secretariat. The creation of a permanent agency NSS provides regular meetings for the NSC and the planning of security-related matters. It also serves a new mechanism for coordinating and cooperating of intelligence agencies.

Prior to these changes, the Cabinet Intelligence and Research Office (CIRO) was the highest intelligence agency in the Cabinet. CIRO was responsible for integrating intelligence agencies and providing intelligence of important policies to the Prime Minister's Office.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SC and the NSS, additional consumers are brought into the intelligence system. However, the new mechanisms will also encounter new challenges.

Keywords: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NSC), National Security Secretariat (NSS), Cabinet Intelligence and Research Office (CIRO), Cabinet Intelligence Meeting (CIM)

## 壹、前言

情報為政府重要機能之一，情報功能中最重要者便是支援政府決策，也就是為政策決定者提供決策判斷的參考，以國家安全事項而言，情報機關便是為政府高層在做影響國家安全事項的決策提供足夠的情報，避免決策者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做出錯誤的決定。

一般而言，情報部門與政策部門關係為：情報部門負責情報的蒐集與分析，由政策立案部門（各部會）依據情報部門提供的情報研擬政策建議，最後由政策決定者依據情報部門的情報分析，以及政策部門的政策建議，做出最後的政治決定。一般而言，政策決定者為民選官員，政策立案部門與情報部門分由官僚擔任，政策立案部門與情報部門均以支援政策決定者為任務。而為了適切完成此一職責，情報部門必須維持客觀性，此即所謂情報與政策分離，避免情報政治化。<sup>1</sup> 然而，在情報與政策分離原則下，為確保政府能獲得有利於決策的情報，兩者間必須有適切的連結節點。政策決定者提出關注情報之需求，明確且及時地提供給情報機關，而情報機關運用各種情報手段蒐集研析，提供有價值的情報供決策部門及立案部門。

日本於 2013 年 12 月成立「國家安全保障會議」(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NSC)，翌(2014)年 1 月成立「國家安全保障局」(National Security Secretariat, NSS)，此兩機構成立，使得日本安全保障體系產生重要變化，確立了安保事項的官邸政治主導，並

---

1 小林良樹，《インテリジェンスの基礎理論 第二版》(東京：立花書房，2014 年 6 月)，頁 16-17。

擴充內閣官房權能。國家安全保障會議前身之「安全保障會議」並無專責常設之秘書單位，每次會議由內閣官房副長官助理為首的內閣官房幕僚擔任庶務業務，因此無法定期召開，也無法協助政策研擬，並與情報機關積極互動。隨著作為國家安全保障會議秘書單位的國家安全保障局的成立，國家安全保障會議的定期召開、安全保障審議事項的企劃擬案，以及與情報機關之合作成為可能。

日本政策部門與情報體系間的節點計有：（一）內閣情報會議與聯合情報會議；（二）內閣情報官；（三）國家安全保障會議及國家安全保障局。透過此三者正式管道，政府部門與情報體系可以密切的交流，此外可以極力抑制正式管道外恣意的交流與接觸，避免情報政治化。<sup>2</sup> 而國家安全保障局成立後，作為政策部門與情報部門節點之一，其與各政府機關特別是情報機關之互動模式為何，為本文關注課題。本文擬就國家安全保障局與情報體系之情報機關（尤其是內閣情報調查室）之互動、情報需求回饋模式，以及所面臨之挑戰等面向進行分析。

## 貳、情報機關龍頭－內閣情報調查室之組織與職能

### 一、內閣情報調查室之組織結構

內閣情報調查室前身係 1952 年 4 月第三次吉田茂內閣時於總理府新設置的情報機關「內閣總理大臣官房調查室」，組織歷經多次遞嬗，目前正式名稱為「內閣官房內閣情報調查室」。依

<sup>2</sup> 小林良樹，《なぜ、インテリジェンスは必要なのか》（東京：慶應義塾大學出版會，2022 年 5 月），頁 114-115。

據《內閣法》、《內閣官房組織令》，內閣情報調查室隸屬於內閣官房，負責內閣重要事務的情報蒐集分析，以及特定機密的保護，並由內閣情報官掌理內閣情報調查室的業務。雖然組織上內閣情報調查室隸屬內閣官房，但業務上可以直接向總理大臣等官邸報告，是官邸政策決定的支援機關，因此定位上是直屬官邸的情報機關。<sup>3</sup> 其組織圖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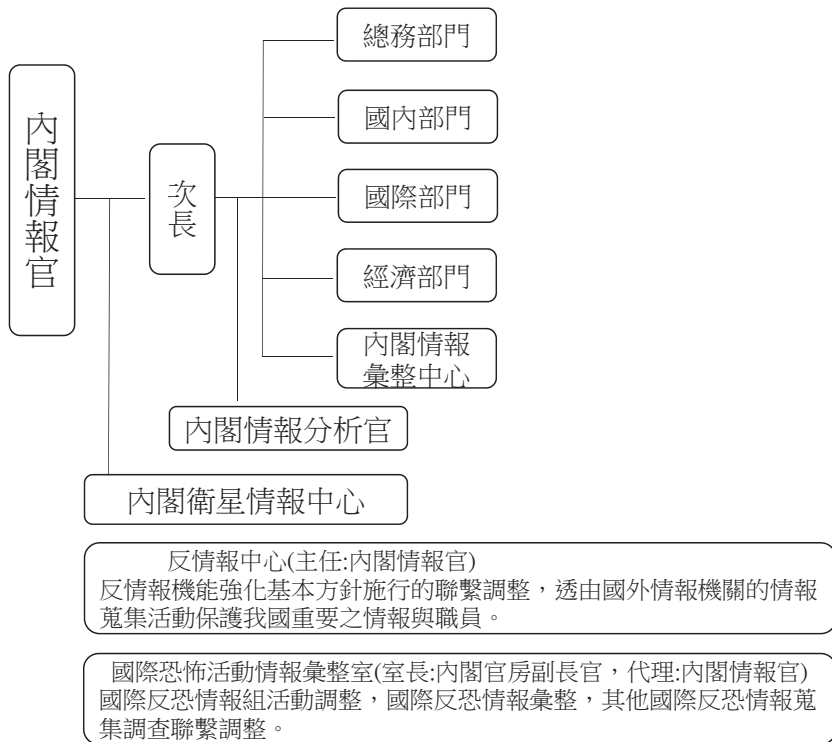


圖 1: 內閣情報調查室組織圖

資料來源：內閣情報調查室官網 <<https://www.cas.go.jp/jp/gaiyou/jimu/jyouhoutyousa.html>>

<sup>3</sup> 內閣情報調查室の役割，<[https://www.cas.go.jp/jp/saiyou/pdf/panf\\_2017.pdf](https://www.cas.go.jp/jp/saiyou/pdf/panf_2017.pdf)>（2023年5月17日查詢）。

日本情報體系內之情報機關，包含傳統五大機關，以及擴大之四個機關，傳統情報機關計有內閣情報調查室、外務省（國際情報統括官組織）、警察廳（警備局）、防衛省（情報本部）、法務省公安調查廳等。2008 年 3 月後，追加金融廳、財務省、經濟產業省及海上保安廳。<sup>4</sup>

日本政府機構中負責全方位情報研析的單位是內閣情報調查室，內閣情報調查室除了偵察衛星外沒有自己的情報蒐集方式，但其優勢在於能夠橫向吸收來自所有政府機關的情報。各機關縱向本位主義的情報分析存在許多漏洞和脆弱性，因為每個政府機構都只看到其管轄的省廳的關注事項，其他重要情報往往會被忽略。像內閣情報調查室這樣的情報機關不可或缺，可以將所有資訊縱橫交錯地連接在一起進行分析。<sup>5</sup>

內閣情報官透由內閣情報調查室所屬各部門所蒐集之情報，並獲得情報體系各情報機關之協助，以及內閣情報會議、聯合情報會議、各國情報機關情報交換等平台，統合彙整所蒐集之情報並進行研析，並就有關內閣重要政策之情報向內閣總理大臣、內閣官房長官或其他重要閣僚以及國家安全保障會議進行報告。<sup>6</sup>

<sup>4</sup> 小林良樹，〈インテリジェンスの基礎理論 第二版〉，頁 54。

<sup>5</sup> 兼原信克，〈安全保障戰略〉（東京：日本經濟新聞，2021 年 4 月），頁 137。

<sup>6</sup> 從分析媒體「首相動靜」報導可以看出，以往內閣情報官每週只向首相進行一次簡報，但現在已增加至每週兩次的頻率。其中一次是內閣情報官獨自進行的簡報，另一次則是內閣衛星情報中心、防衛省情報本部和公安調查廳參與的簡報。後者還有國家安全保障局長同席。另外在國家安全保障會議的四大臣會議上，也由內閣情報官進行簡報。金子將史，折木良一，〈国家安全保障會議 — 評価と提言 —〉，政策シンクタンク PHP 総研「国家安全保障會議検証」プロジェクト，2015 年 11 月 26

曾任內閣情報官長達 8 年之久的北村滋，認為內閣情報官的角色包含：一、情報體系的代表者。二、政策決定者與情報機關之節點。三、官邸的政策顧問等。<sup>7</sup>

## 二、內閣情報會議與聯合情報會議

作為政策部門與情報部門的節點，除內閣情報調查室外，尚有內閣情報會議與聯合情報會議。

內閣情報會議係為協調情報體系，綜合性掌握內閣重要政策所需國內外情報之組織。會議以內閣官房長官為主席，成員包含內閣官房副長官（政務・事務）、國家安全保障局長、內閣危機管理監、內閣情報官、各情報機關以及關係省廳之次長級幹部（警察廳長官、防衛事務次官、公安調查廳長官、外務事務次官、海上保安廳長官、財務事務次官、金融廳長官、經濟產業事務次官等），該會議原則上每年召開兩次。會議除了分享重要情報並進行綜合性研析，另外依循官邸等政策部門之情報關注，策定整體情報機關中長期情報蒐集方向。會議由內閣情報調查室擔任秘書單位，負責會議庶務事項，內閣情報官扮演政策部門與情報體系間之日常性節點角色。

內閣情報會議之下設置聯合情報會議，會議由內閣官房副長官（事務）擔任主席，成員除內閣情報官外，包含相關情報體系的局長級幹部，這些情報在會議上彼此分享情報。會議庶務及秘

---

日，頁 40、42，<<https://thinktank.php.co.jp/policy/2145/>>（2023 年 5 月 17 日查詢）。

<sup>7</sup> 北村滋，《情報と国家 - 憲政史上最長の政権を支えたインテリジェンスの原点》（東京：中央公論社，2021 年 9 月），頁 24-25。



書單位亦由內閣情報調查室擔任，聯合情報會議接受內閣情報會議的情報需求（情蒐指導），告知內閣情報調查室，再由內閣情報官向情報體系轉達。內閣情報調查室設置內閣情報分析官，針對聯合情報會議所賦予的情報需求，統合情報體系之情報，以內閣整體立場進行情報研析，並做成情報評價書初稿向內閣情報官轉聯合情報會議報告，聯合情報會議通過情報評價書後再向內閣情報會議報告。<sup>8</sup> 日本情報體系及情報會議關係如圖 2。

## 參、國家安全保障會議核心－國家安全保障局

### 一、國家安全保障局之組織結構

1986 年中曾根康弘政府改組國防會議，設立了安全保障會議。然而，安全保障會議仍然是內閣的輔助諮詢機構，會議本身並不活躍，開會頻率也相當不穩定。例如，年度召開次數最少為 2 次（1988 年），最多為 17 次（2009 年），從 1986 年到 2013 年的平均次數為 7.9 次。此外，平均開會時間約為 10 分鐘，顯示出會議已經形式化的跡象。由於安全保障會議無法充分發揮職能，因此 2006 年 9 月第一次安倍晉三政府表示將推動設置國家安全保障會議（日本版 NSC），旨在實現政治主導和機動靈活的會議。先是由政府成立了由專家組成的「關於國家安全保障的官邸功能強化會議」，並向國會提出了《國家安全保障會議設置法》等修正草案，但由於安倍首相于翌（2007）年 9 月辭職，該計畫暫時擱置。之後，第二次安倍政府在 2013 年 2 月成立了「關於

<sup>8</sup> 小林良樹，《なぜ、インテリジェンスは必要なのか》，頁 1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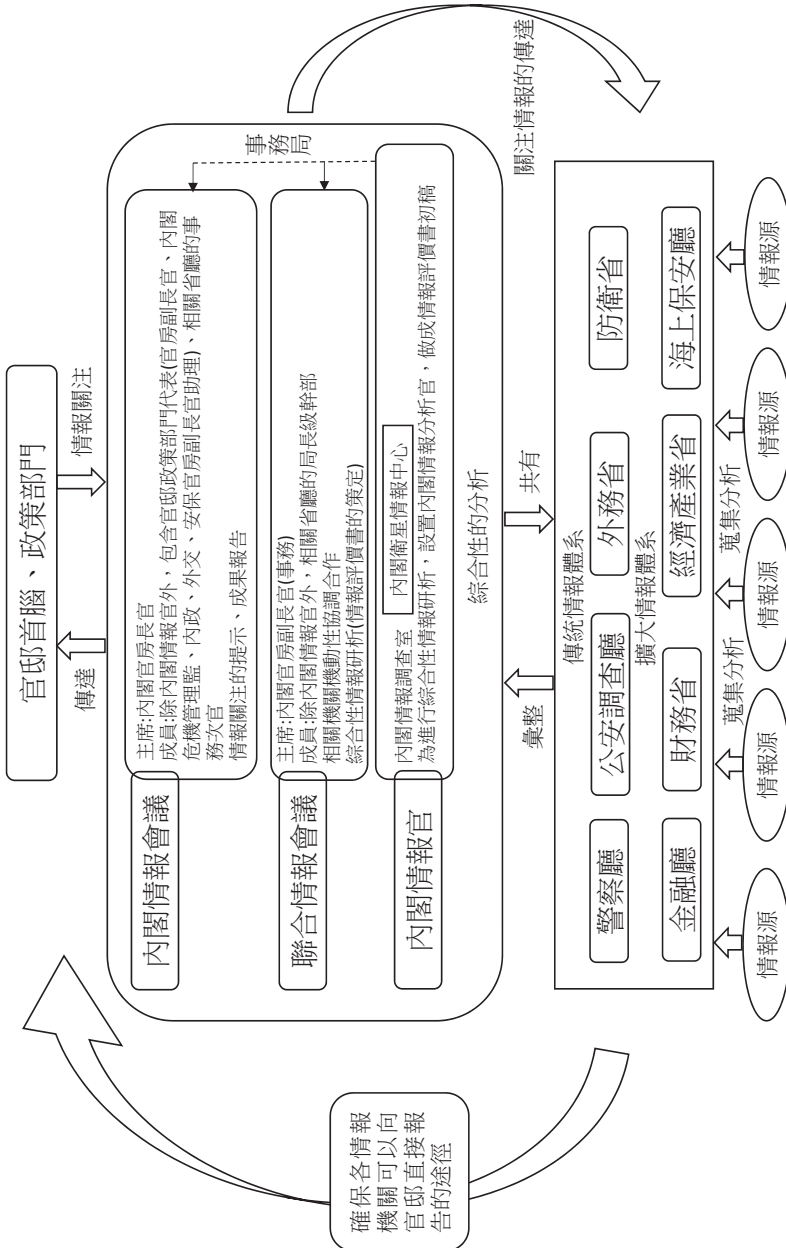


圖 2：日本情報體系

資料來源：小林良樹，《インテリジェンスの基礎理論 第二版》（東京：立花書房，2014年6月），頁56。

建立國家安全保障會議的專家委員會」，並在同年 12 月通過《國家安全保障會議設置法》等修正案，正式創立了日本版 NSC。<sup>9</sup>

伴隨國家安全保障會議 (NSC) 之成立，翌 (2014) 年 1 月設置該會議事務機關的國家安全保障局 (NSS)。依《內閣法》、《內閣官房組織令》，國家安全保障局隸屬內閣官房，而非直屬內閣總理大臣。<sup>10</sup>

國家安全保障會議四大臣會議負責處理與國家安全有關的外交與防衛政策之基本方針，以及其他相關重要事項（《國家安全保障會議法》第 2 條第 9 項），當需要審議諸如派遣自衛隊或防衛計畫大綱等重要安保事項時（同法第 2 條第 1 至 8、11 項），即召開「九大臣會議」（外加副首相）討論，惟實際上操刀負責情報研析並提出政策立案建議者，多數為國家安全保障局，因此國家安全保障局可謂國家安全保障會議的幕僚單位。

國家安全保障局設立之初有 67 人，下設總括調整班、政策第一班至第三班、戰略企劃班、情報班等六班，人員分別由外務省、防衛省、警察廳調任。2020 年新設經濟班，增加經濟產業省的人才來源（國家安全保障局組織圖如下）。首任國家安全保障局長由深獲安倍晉三信賴之原外務省事務次官谷內正太郎出任，

<sup>9</sup> 小谷賢，〈日本版國家安全保障會議 (NSC) の機能の特徴〉，《國際安全保障》，第 42 卷第 4 号（2015 年 3 月），頁 62-63。

<sup>10</sup> 早期《國家安全保障會議設置法》草案，針對國家安全保障會議事務機構，原擬設置直屬總理的秘書單位，不隸屬內閣官房，由總理國家安全保障擔當輔佐官兼任秘書長，後來考量輔佐官隸屬總理，秘書單位職員隸屬官房長官，指揮體系不一致，因此後來還是決議改隸內閣官房，並設置專責機構國家安全保障局綜理會務。千千和泰明，《內閣安全保障機關 日本版 NSC 成立之道》（東京：原書房，2015 年 2 月），頁 186-187。

兩位次長由內閣官房副長官助理兼任，分別出身外務省及防衛省。該局組織上由外務省主導，外務省也選派菁英官僚支援調任國家安全保障局，這些人也作為未來外務次官的儲備人選。<sup>11</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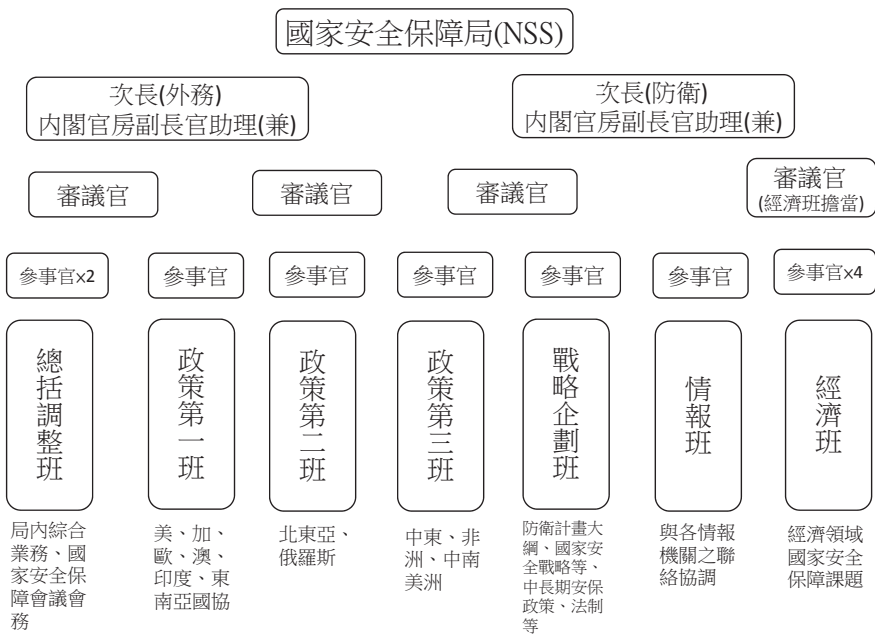


圖 3：國家安全保障局組織圖

資料來源：北村滋，《情報と国家－憲政史上最長の政權を支えたインテリジェンスの原点》，（東京：中央公論社，2021年10月25日），頁45。

<sup>11</sup> 遠藤誠治、遠藤乾編著，《安全保障とは何か（シリーズ 日本の安全保障 第1卷）》（東京：岩波書店，2014年10月），頁123-124（久江雅彥執筆）；千千和泰明，《內閣安全保障機關 日本版 NSC 成立之道》，頁225。

## 二、國家安全保障局成立後之情報流向

國家安全保障局在定位上是否為情報機關？2013 年 11 月 13 日審議《國家安全保障會議設置法》時，時任內閣官房長官的菅義偉在參議院答辯時表示，內閣情報官，除了自行收集資訊外，還將利用政府擁有的各種資訊手段，提供綜合分析成果給包括國家安全保障局在內的政策部門，國家安全保障局自身並非情報蒐集的單位。國家安全保障局接受內閣情報官蒐集並彙整的資訊，以及分析結果，同時根據當前情勢需求，主動向各省廳提出情報需求，並接收各省廳的情報以發揮綜合調節功能，以更有效進行的政策立案。<sup>12</sup> 因此國家安全保障局的職責是安全保障政策的規劃、立案、綜合調整，不涉及情報的蒐集彙整。情報彙整的職責仍為內閣情報調查室，此係基於政策與情報分離的原則，兩者職責不重複。<sup>13</sup> 內閣情報調查室負責情報蒐集及分析，國家安全保障局負責彙整外交、防衛等政策部門之政策，以及財務省、經濟產業省等經濟安全保障相關情報。<sup>14</sup>

以 2022 年 2 月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為例，國家安全保障局除每日製作烏克蘭局勢報告外，該局也負責彙整外務省、防衛省、

<sup>12</sup> 〈第 185 回国会 参議院 国家安全保障に関する特別委員会 第 2 号〉，平成 25 (2013) 年 11 月 13 日，<<https://kokkai.ndl.go.jp/simple/detail?minId=118514291X00220131113&spkNum=8#s8>> (2023 年 5 月 17 日查詢)。

<sup>13</sup> 國家安全保障局雖設有情報班，但並不負責情報蒐集，主要作為對各情報機關尤其是內閣情報調查室的聯絡窗口，彙整各情報機關報送之情報，因此班長都由警察廳人員調任。

<sup>14</sup> 小谷賢，《日本インテリジェンス史》（東京：中央公論新社，2022 年 8 月），頁 222。

經濟產業省等對烏克蘭支援政策，以及對俄羅斯經濟制裁措施。在此一過程間，因情勢判斷而有需求時，則可向內閣情報調查室請求提供衛星偵蒐或通訊監察之情報。<sup>15</sup>

為發揮以四大臣會議（總理大臣、內閣官房長官、外務大臣、防衛大臣）為國家安全會議核心的司令塔機能，有效進行省廳間的協調，追蹤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等之機制不可或缺。主要機制為局長級幹事會議，與定期每月召開兩次的四大臣會議相同，幹事會議慣例也是每月召開兩次。會議由國家安全保障局長主導，會議固定成員為國家安全保障局長、次長、外務省綜合外交政策局長、防衛省防衛政策局長、統合幕僚監部防衛計畫部長、內閣情報調查室審議官、事態室審議官。另外依案件需要，國家安全保障局長得隨時邀請相關省廳局長出席。另外為完善局長級會議之成果，也存在課長級會議機制，視功能別、地域別之議題個別召開。<sup>16</sup>

國家安全保障局在建置上，具強化首相在日本政治決策的作用，使首相成為日本政治的「司令塔」之意義，修正二戰結束後的「官僚主導政治」，使之往「政治家主導」挪移。論者認為，國家安全保障會議成立以來，作為國家安全保障重要政策決定的司令塔，在官邸主導下謀求外交、防衛領域的政策統合，實質上進行重要意思決定，充分發揮機能。而作為秘書單位的國家安全保障局也能充分發揮政策立案、綜合調整的機能。包含機密情報

<sup>15</sup> 小谷賢，《日本インテリジェンス史》，頁 222-223。

<sup>16</sup> 三島恒平，〈内閣安全保障機構の機能と課題 國家安全保障會議、國家安全保障局、内閣情報調查室、事態対処・危機管理組織について〉，《情報史研究》，第 10 号（2020 年 11 月），頁 48。

在內的必要情報，也能彙集至國家安全保障局，符合立法期待，甚至獲致高於預想期待的成果。<sup>17</sup> 例如 2014 年 12 月 4 日國家安全保障會議正式成立後，即陸續通過《國家安全保障戰略》、《防衛計畫大綱》、《防衛力整備計畫》。2022 年 12 月 16 日，岸田文雄內閣在國家安全保障會議九大臣會議通過新版《國家安全保障戰略》、《國家防衛戰略》、《防衛力整備計畫》等，隨後並經由內閣會議通過，成為日本未來十年國家安全保障政策訂定基本架構。<sup>18</sup>

國家安全保障會議及國家安全保障局之成立，對情報體系而言，意味著誕生新的情報用戶。兩機關向情報體系下達情報需求，接受情報機關之報告並提供情報。<sup>19</sup> 尤其自國家安全保障局成立後，為制訂政策，每日都需要情報，情報機關也向國家安全保障局提供情報（國家安全保障局成立後情報流向如下圖）。另外不同於情報提供給官邸後任務即告終了，國家安全保障局係為協助研擬政策，會更要求情報的質量，並提供意見給予回饋。更為重要者，向 NSS 提供的情報，可能經國家安全保障會議同意後成為政策，等於可以直接影響政策決定，對各省廳而言，給國家安全保障局的情報被視為最重要事項。<sup>20</sup>

<sup>17</sup> 金子將史，折木良一，〈國家安全保障會議 — 評価と提言 —〉，頁 10。

<sup>18</sup> 有關日本國家安全保障會議開會情形，可見首相官邸官網，〈國家安全保障會議 開催狀況〉，〈<https://www.kantei.go.jp/jp/singi/anzenhosyoukaigi/kaisai.html>〉（2023 年 5 月 17 日查詢）。

<sup>19</sup> 小林良樹，《なぜ、インテリジェンスは必要なのか》，頁 118。

<sup>20</sup> 小谷賢，《日本インテリジェンス史》，頁 216-217。

國家安全保障局本身並不直接從事情報蒐集和分析，但在情報運作中扮演著獨特的角色。第一是情報需求的功能。國家安全保障局將總理、官房長官、國家安全保障會議，以及該局基於政策立場的情報關注重心傳達給情報機關。在情報需求和關注方面，國家安全保障局鑑於最新的國際形勢，向情報機關要求廣泛地蒐集相關情報。例如，國家安全保障局在局長和科長級別的定期會議上，除了直接傳達與每日形勢相關的關注事項外，同時也會下達中長期的情報關注事項給各情報機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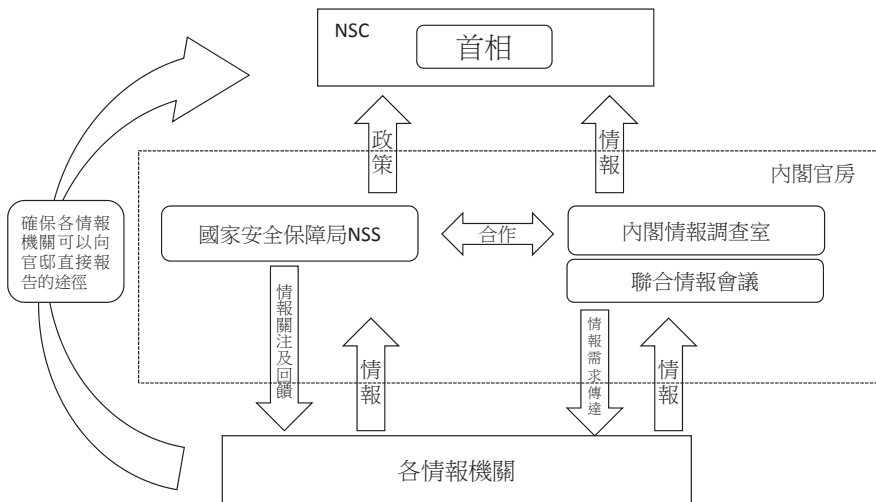


圖 4：內閣情報調查室與政策部門 (NSC/NSS) 間的關係暨情報流向圖

資料來源：內閣情報調查室官網 <<https://www.cas.go.jp/jp/gaiyou/jimu/jyouhoutyousa.html>>;小谷賢，《日本インテリジェンス史》（東京：中央公論新社，2022年8月），頁218。



另一項功能是向情報機關提供回饋。針對情報機關提供的情報，國家安全保障局將局內討論後提出的意見彙整，針對各個情報來源提供不同的回饋意見。通過國家安全保障局作為情報客戶向情報機關提供詳細回饋，可以加深情報機關對客戶需求的理解，同時提高其回應客戶需求的動力。這種回饋受到情報部門高度評價，有認為此舉可以提高情報機關的士氣。

國家安全保障局能夠將各種不同情報相關機關的專業領域多元地結合，以便全面瞭解局勢，並建立在多元化的情報基礎上進行政策選項討論的平台。國家安全保障會議成立之前，官邸並不存在一個能夠基於多角度資訊進行政策選項討論的工作人員組織，這意味著情報流向的發展已經發生了重大的變化。<sup>21</sup>

### 三、國家安全保障局成立後內閣情報調查室角色

內閣情報調查室遵循國家安全保障局的情報需求，以聯合情報會議為平台，告知政策部門所需的情報，可謂情報機關的掌舵者。內閣情報調查室由之前的情報蒐集分析，新增透由各種跨部門會議的情報統合，作為情報體系與政策部門之國家安全保障局的節點。而為了維持此項機制有效運作，內閣情報調查室與國家安全保障局的合作不可或缺。<sup>22</sup>

曾擔任過國家安全保障局次長以及內閣情報調查室次長兩個職務的兼原信克認為，國家安全保障局成立後，官邸內被視為政策端的國家安全保障局，以及情報端的內閣情報調查室間的協調

<sup>21</sup> 金子將史，折木良一，〈國家安全保障會議 — 評価と提言 —〉，頁 41。

<sup>22</sup> 小谷賢，《日本インテリジェンス史》，頁 224-225。

合作變得更為緊密。過去即使是將情報提交給內閣總理，也沒有供總理下達安全保障政策端的機關。現在國家安全保障局及內閣情報調查室成為支持總理的左臂右膀，此為明治政府以來的首次。<sup>23</sup>

國家安全保障局與內閣情報調查室之合作不可或缺已如前述，然內閣情報調查室之地位是否因國家安全保障局之成立而弱化？筆者認為，固然國家安全保障局成立後，內閣情報調查室不再享有情報機關情報彙送的獨佔權，或者情報取得的時間差（詳如後述），內閣情報官也不再是唯一能單獨向首相簡報國內外重大局勢發展的官員，可能會使內閣情報調查室覺得失去主角光環。然而國家安全保障局作為國家安全保障會議的秘書單位而非情報機關之定位並未改變，因此內閣情報調查室仍為內閣直屬情報機關以及情報統合機關之地位並未動搖。再者，縱國家安全保障局基於業務需求，向各情報機關下達情報需求或要求提供情報，就其職掌而言，多僅限於外交、防衛事務的情報，而內閣情報調查室情報蒐集範圍則更廣泛，包含內閣重要政策的情報蒐集與分析，兩者或有重疊，但內閣情報調查室的角色不會因此弱化，其職掌也不會因此移轉至國家安全保障局。

另外如前述，內閣情報調查室雖為情報統合機關，惟仍須確保各情報機關可以直接向官邸首腦、政策部門彙送情報。在第二次安倍內閣北村滋擔任內閣情報官時，北村根據安倍氏的要求，將內閣情報官原本每週一次的首相簡報增加到每週兩次，其中一

<sup>23</sup> 兼原信克，《安全保障戰略》，頁 139；金子將史也對國家安全會議及國家安全保障局運作後的效率，給予很高的評價。金子將史，折木良一，〈國家安全保障會議 — 評価と提言 —〉，頁 41。

次採取由警察廳警備局、防衛省情報本部、外務省國際情報統括官組織、法務省公安調查廳、內閣衛星情報中心等各部門負責人直接向首相進行彙報的形式。為了完善此一機制，北村定期與各部門的情報負責人進行會議，並協調各部門向首相報告何種資訊。對於各情報部門來說，以前他們將情報提供給內閣情報調查室，再由內閣情報官向首相彙報，而現在直接向首相彙報，給予了他們更多的責任感，並增強了他們作為情報共同體成員的自覺性。<sup>24</sup>

## 肆、現行制度面臨之問題

內閣官房中，作為政策部門的國家安全保障局，以及作為情報部門的內閣情報調查室，為順遂推動之業務，兩者間必須緊密合作自不待言。雖然多數見解對於國家安全保障局成立後在外交、安全保障事項決策效率以及與各機關互動給予正面評價，惟實際上仍有下列問題待克服：

### 一、內閣情報調查室並無情報彙送之獨佔權

雖然依據《內閣法》第 19 條，內閣情報官職掌內閣重要政策的情報調查蒐集事項，作為直轄官邸的情報機關，負有統合各情報機關之責，然後者缺乏具體法源依據。再者，理論上各情報機關所蒐集之情報，應送內閣情報調查室進行彙整、研析，並由

<sup>24</sup> 小谷賢，《第二次安倍政權で挑んだ日本のインテリジェンス改革》，2022 年 5 月 20 日，<<https://wedge.ismedia.jp/articles/-/26653>>（2023 年 5 月 17 日查詢）。

內閣情報官就有關內閣重要政策之情報向內閣總理大臣等政策部門進行報告。但實際上各情報機關或其他相關機關之情報，未必要透過內閣情報調查室轉達政策部門，連內閣情報調查室的官網都表示須確保各情報機關可以直接向官邸首腦、政策部門彙送情報，顯然內閣情報調查室對於各情報機關情報彙整並未居於絕對地位。曾擔任日本內閣官房副長官（事務）杉田和博曾表示，在其擔任內閣情報調查室室長期間也曾表示，別說是外務省、防衛廳的情報部門，就連原出身機關警察廳對於向內閣情報調查室提供情報的態度都很消極。<sup>25</sup>

依《國家安全保障會議設置法》第6條意旨，國家安全保障局認有必要時，得請求內閣官房長官或相關行政機關就國家安全保障事項，請求提供資料、情報或其他必要之協助。亦即，國家安全保障局為研擬政策，平時得要求各省廳提供情報，此即國家安全保障局在外交安全保障領域內，為國家層級的情報使用者。相對於內閣情報調查室缺乏法律依據要求各省廳或情報機關提供情報以利其彙整，國家安全保障局對於情報體系的掌握可說更為有力。<sup>26</sup> 學者認為，可以評價國家安全保障局在政策必要情報的彙集方面已經取得了進展，但內閣情報調查室在情報彙整部門，則落於該局之後。<sup>27</sup>

<sup>25</sup> 春原剛，《日本版 NSC とは何か》（東京：新潮社，2014 年 1 月），頁 167；金子將史，〈日本のインテリジェンス体制 「改革の本丸」へと導く PHP 総合研究所の政策提言〉，《PHP Policy Review》，Vol. 1, No. 2（2007 年 10 月 24 日），頁 5，<[http://research.php.co.jp/policyreview/pdf/policy\\_v1\\_n02.php](http://research.php.co.jp/policyreview/pdf/policy_v1_n02.php)>（2023 年 5 月 17 日查詢）。

<sup>26</sup> 小谷賢，《日本インテリジェンス史》，頁 221。

<sup>27</sup> 三島恒平，〈内閣安全保障機構の機能と課題 国家安全保障会議、国家

各情報機關對於彙送情報給內閣情報調查室之態度為何？學者三島恒平撰文表示，根據其對相關機關的訪談發現，各機關盡可能不會無視內閣情報調查室，或刻意繞過，還是會尊重其職權，向其提供一定的情報。<sup>28</sup>如同前述，對情報機關而言，如有第一手重要情報，可能同時提供給首相官邸、國家安全保障局等政策部門，以及內閣情報調查室，或者先（官邸、局）後（室）提供，此舉可能損及內閣情報調查室情報掌握的即時性，蓋其獲得各情報機關情報後再向首相報告時，可能已失去先機，僅能在全面性部分強化，透由情報彙整提供較為完善之情報研析報告。

## 二、內閣情報調查室缺乏情報研析報告的一元化權威

針對同一事件，多數政府機關和專家會進行各種分析研判，這些結果可能存在不一致或相互矛盾的地方。而情報彙送至內閣情報調查室後，該室並未整合成一份最終版的研析報告，該室不會改寫各部門提供的報告，而是某種程度的尊重原稿，尊重各部門立場的妥協性的情報研析報告，或使用一些不會導致政策失敗的決定，例如故意採用多樣性選擇、兩案併陳、以及不涉及具體方針的抽象決定措辭等，惟此種作法損及內閣情報調查室情報研析的權威性，各省廳的情報部門也因此對內閣情報調查室的研析能力及組織體制（該組織多為警察廳派駐人員）提出質疑。如果情報研析的意義，在於以客觀性為基礎研擬一元化的情報報告，那內閣情報調查室的研析能力尚未具備這樣的能力。因此內閣情

---

安全保障局、內閣情報調查室、事態対処・危機管理組織について》，《情報史研究》，第 10 号，頁 57。

<sup>28</sup> 同上註，頁 56-57。

報調查室必須提升情報研析能力，而這種能力並非單純提高該室地位就能解決的。<sup>29</sup>

### 三、內閣情報官地位應予提升

日本國家安全保障及情報體制由內閣危機管理監（事態應處、危機管理）、國家安全保障局局長（國家安全保障會議秘書單位）、內閣情報官（內閣情報調查室）三根支柱組成，但在內閣官房特別職序列中，內閣危機管理監、國家安全保障局局長序列相同，內閣情報官較其他兩位低一層級，與內閣官房副長官補、內閣總務官、廣報官（發言人）同級。<sup>30</sup> 此從渠等出身即可看出，內閣情報官雖都由警視監身分之警察官僚調任，惟該職務相當於

---

<sup>29</sup> 三島恒平，〈內閣安全保障機構の機能と課題 國家安全保障會議、國家安全保障局、內閣情報調查室、事態対処・危機管理組織について〉，頁 57-58。當然可能也與內閣情報官與內閣情報調查室重要成員多數出身警察廳有關，內閣情報調查室雖有所屬專任公務員，但內閣情報官與重要職務均出身警察體系，從渠等養成教育以及之後的職務輪調，主要在於國內治安與犯罪偵防，雖可能有警備公安資歷，惟公安警察主要仍在國內執行情報偵蒐、反制間諜等，在職務輪調上，警察官僚會在警察廳、警視廳或各地方警察本部歷練刑事、警備公安、政策審議之幕僚或擔任主官、管，即便借調至內閣情報調查室服務，歷練期滿也會返回警察體系，因此對外交、安全保障情報研析之訓練及經驗恐有不足。雖內閣情報官多數都有駐外館處、警備公安部門或借調至內閣情報調查室服務之經歷，但與外務省、防衛省官僚在所屬省廳長期耕耘，針對外交、安全保障事務之情報研析能力之廣度與深度，與警察官僚相比不可同日而語。

<sup>30</sup> 原本內閣情報調查室首長為室長，相當於警察廳局長級位階，但 2001 年 1 月隨著中央省廳重整，提升內閣情報調查室位階，其首長改稱為內閣情報官，與內閣各部會事務次官同級。今井良，〈內閣情報調查室 公安警察、公安調査庁との三つ巴の闘い〉（東京：幻冬舎，2019 年 5 月 30 日），頁 50。



警察廳局長級職務，非警界前三序列（警察廳長官、警視總監、警察廳次長）<sup>31</sup> 出身，以安倍內閣在位最長的內閣情報官北村滋為例，其於擔任內閣情報官前，係序列第 6 位的警察廳長官官房統括審議官。甫於 2023 年 6 月接任內閣情報官的原和也，則為警察廳警備局長轉任。相較之下，內閣危機管理監幾乎由警視總監經歷者出任，<sup>32</sup> 而首任及第三任國家安全保障局長，更是由具有外務省事務次官資歷的谷內正太郎及秋葉剛男出任，職等資歷均較內閣情報官高。

日本朝日新聞 2013 年 8 月 30 日頭版刊登標題為「新設內閣情報局」的報導，報導指稱為配合國家安全保障會議設置，檢討將內閣情報調查室提昇新設內閣情報局，首長為內閣情報監，目標在於強化官邸情報收集的機能，以及強化與外交安全保障政策司令塔的國家安全保障會議 (NSC) 的合作。報導指稱修正案規劃將現行內閣情報官 1 人擴大為 3 人，分別負責國內、對外及防衛三領域。並由其中 1 人出任內閣情報監，其地位將與內閣危機管

<sup>31</sup> 依據人事院編列之警察階級與序列，序列前三名為警察廳長官（指定職 8 號）、警視總監（指定職 7 號）、警察廳次長（指定職 6 號），序列第 4 位者，由警察廳官房長、警察廳刑事局長、警察廳警備局長並列（指定職 5 號）；序列第 5 位者，由警察廳生活安全局長、警察廳交通局長、警察廳情報通信局長、警察大學校長、警視廳副總監並列（指定職 4 號）；序列第 6 位者，由警察廳長官官房統括審議官、大阪府警察本部長、皇宮警察本部長並列（指定職 3 號）。人事院，〈指定職俸給表の適用を受ける職員の號俸の定め並びに職務の級の定数の設定及び改定に関する意見（令和 5 年度）〉，〈<https://www.jinji.go.jp/gaisannkyuubetu/R5teisuuhyou.pdf>〉（2023 年 5 月 17 日查詢）。

<sup>32</sup> 內閣危機管理監除第 5 任至 7 任的杉田和博，以及現任（第 22 任）村田隆外，其餘均擔任過警視總監。



理監及國家安全保障局長相等。而3位情報官應該就是由警察廳、外務省與防衛省人員擔任，而內閣情報監也應該就是警察代表的內閣情報官擔任。

然而針對朝日新聞的報導，之後遭到政府方面的否認，而在向國會提出國家安全保障會議相關修正法案時，也並未同時提出內閣情報局相關設置的法案，但這樣的消息應非空穴來風，可能係測試風向球。論者當時安倍政府係以推動設置日本版 NSC 為主要目標，其次才是推動情報改革，為避免日本版 NSC 節外生枝，因此情報改革先暫緩，俟聽取各機關意見再慎重評估，應該是安倍的目標。<sup>33</sup> 惟自國家安全保障會議設置後，內閣情報調查室升格之提案再未被提起。

作為內閣情報調查室主管的內閣情報官，理應為日本情報機關首席，地位卻列於內閣危機管理監與國家安全保障局長之後。曾任內閣情報官以及國家安全保障局長的北村滋指出，儘管內閣情報官實際上是行政機關內閣情報調查室的首長，但法律上依據《內閣法》第18條第2項之規定，內閣情報官卻成為內閣官房長官、官房副長官、內閣危機管理監的幕僚，亦即內閣情報官變成了輔佐官廳，無法保持其獨立性與恆常性，因此應於內閣設置情報局，可惜的是在他任內無法實現。<sup>34</sup> 以安倍對推動國家安全保障會議成立，以及情報機關能力提升之熱誠，加上北村滋深獲安倍晉三及菅義偉政權信任，成為史上任期最長的內閣情報官，卸任後並擔任國家安全保障局長，仍無法於任內完成內閣情報調

<sup>33</sup> 春原剛，《日本版 NSC とは何か》，頁 161 至 171。

<sup>34</sup> 北村滋，《情報と国家—憲政史上最長の政権を支えたインテリジェンスの原点》，（東京：中央公論社，2021年10月25日），頁97。

查室的升格，可以想見未來內閣情報調查室升格的挑戰更為艱鉅。

#### 四、外務省與警察廳競相爭奪重要職務主導權

國家安全保障局長與內閣情報官無疑是國家安全保障領域首相最信任及倚重之人員，日本放送協會 (NHK) 曾製作一個專題，名為「決斷之時安倍首相會見誰？」統計結果，安倍首相會見次數最高者為內閣情報官北村滋，可以看出安倍首相對北村情報官信賴及倚重的程度。<sup>35</sup> 北村滋於 2006 年曾擔任第一次安倍政權的首相秘書官，2011 年 12 月出任民主黨野田佳彥內閣的內閣情報官，2012 年 12 月政黨輪替自民黨奪回政權，第二次安倍內閣成立後，北村滋仍續任內閣情報官，一直到 2019 年 9 月升任國家安全保障局長，擔任內閣情報官一職近 8 年，是歷任內閣情報調查室長、內閣情報官中任期最長的，是安倍首相少數最親信人士之一。其後接任第二任國家安全保障局長，在新冠疫情開始發展的 2020 年 2 月至 5 月間，更是創紀錄的連續 64 天與首相面會，深獲安倍信賴。<sup>36</sup> 菅義偉接任首相後二個月，也有媒體報導菅首相接見最多的人，仍然是北村滋國家安全保障局長，其次才是內閣情報官瀧澤裕昭。<sup>37</sup> 而在岸田文雄接任首相後 1 年，媒體統計

<sup>35</sup> 〈決断の時 安倍首相は誰に会う？〉，2017 年 5 月 31 日，<<https://www.nhk.or.jp/politics/articles/feature/4547.html>>（2023 年 5 月 17 日查詢）。

<sup>36</sup> 〈NSS 北村局長、増す存在感 64 日連続で首相と面会 官邸内の権力構造に変化？〉，每日新聞電子報，2020 年 5 月 3 日，<<https://mainichi.jp/articles/20200503/k00/00m/010/005000c>>（2023 年 5 月 17 日查詢）。

<sup>37</sup> 〈「首相動静」分析してみると 菅氏は誰と会っているのか〉，朝日新聞電子報，2020 年 11 月 15 日，<<https://www.asahi.com/articles/>

岸田首相接見最多的人為第三任國家安全保障局長秋葉剛男，而內閣情報官瀧澤裕昭則排名第三，此與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日中關係、北韓問題等外交、安保事項有關所致。<sup>38</sup>

由於國家安全保障局長及內閣情報官地位如此重要，因此環繞在兩機關的主導權爭奪也屢見不鮮，主要在於外務省與警察廳的爭奪。由於內閣情報調查室自成立以來即為警察廳指定席，室長或內閣情報官均為警察官僚出身，從未有過例外。因此國家安全保障局成立之初，外務省與警察廳都積極爭奪局長職務。2013年11月間媒體出現了內定接任首任國家安全保障局局長，前外務省事務次官的谷內正太郎之不利報導，包含他不適任的轉往民間企業任職（日文稱「天下り」，相當於我國的政府官員退休後轉任民間企業的肥貓）、與推動設立賭場的業者過從甚密、與前韓國國家情報院官員往來密切等，消息疑似警察廳放出，被外界解讀是外務省與警察廳在爭奪國家安全保障局主導權所引發的鬥爭。<sup>39</sup> 後來谷內正太郎不受影響仍接任局長，警察廳只獲得情報班長一職。

在國家安全保障局成立後，外務省原擬改組內閣情報調查室，新設內閣情報局，但隸屬於國家安全會議，並由外務省主導。雖然後來在警察官僚強烈反對下無疾而終，但也埋下了兩者間無

---

ASNCH23L5NCFUUPI00B.html>（2023年5月17日查詢）

<sup>38</sup> 〈岸田首相が就任1年、最多の相手とは232回面会...松野官房長官は122回〉，讀賣新聞電子報，2022年10月5日，<<https://www.yomiuri.co.jp/politics/20221004-OYT1T50267/>>（2023年5月17日查詢）。

<sup>39</sup> 〈外務省 vs. 警察庁 国家安保局長をめぐる暗闘〉，《週刊東洋經濟》，2018年6月23日，頁43。

法充分合作以及日後紛爭的伏筆。<sup>40</sup>

兩機關另一次爭奪主導權交鋒，係在外務省國際反恐情報組的成立。該組織係 2015 年 12 月 8 日因應巴黎恐怖攻擊為契機而成立，名義上雖隸屬外務省，但實際下達指令都來自於官邸，而在成立之初，外務省及警察廳都積極爭取主導權，但最後仍由深獲首相及官房長官信任的內閣情報官北村滋主導，該小組主任決定選派警察廳人員出任，此舉也引起外務省強烈憤恨。<sup>41</sup> 2019 年 9 月，內閣情報官北村滋更接任第二任國家安全保障局長，由負責國內治安和犯罪對策警察出身的人員，擔任安全保障事務的負責人，此項任命除令外界驚訝外，也傳出了外務省強烈反對的聲浪。<sup>42</sup> 直到 2021 年 7 月原外務省事務次官秋葉剛男擔任第三任國家安全保障局長，始又回到外務省主導。

外務省主導的國家安全保障局與警察廳主導的內閣情報調查室，都在重要職務上爭取主導權，雖然各部會搶地盤、本位主義

<sup>40</sup> 川邊克朗，〈菅首相のもとで「外務省 vs 警察官僚」の「インテリジェンス戦争」が起きていた...！〉，《現代ビジネス》，2020 年 11 月 6 日，<<https://gendai.media/articles/-/77040?page=3>>（2023 年 5 月 17 日查詢）。

<sup>41</sup> 〈知られざるテロ情報機関〉，<<https://www.nhk.or.jp/politics/articles/feature/11174.html>>（2023 年 5 月 17 日查詢）。

<sup>42</sup> 原本當初谷內正太郎以年齡過大為由辭任國家安全保障局長時，谷內本人及外務省希望仍由外務省出身的人員繼任，適合人選包含前外務次官及駐美大使的佐佐江賢一郎、國家安全保障局長兼原信克、現任外務次官秋葉剛男等，但最後仍由警察官僚出身的內閣情報官北村滋升任，而此一任命也引發外務省內部不滿。媒體分析此次國家安全保障局調整，是有利於安倍首相更有效反映自身對於外交、安保政策意向，強化官邸主導的作法。〈「これでダメなら」 外交主導、首相が選んだ特別な役人〉，朝日新聞電子報，2019 年 9 月 24 日，<<https://www.asahi.com/articles/ASM9S4D0FM9SUTFK00W.html>>（2023 年 5 月 17 日查詢）。

盛行在各國政府體系內屢見不鮮，但對於國家安全保障事務極為重要的兩大機關，如果不能衷心充分合作，勢必影響兩機關的協調合作，進而影響情報彙整及政策研擬的成效。

## 伍、結論

國家安全保障會議及國家安全保障局成立之後，確立了以官邸為中心，外交、安全保障事項的司令塔，其中國家安全保障局確立之定位為政策立案單位，而非情報單位，負責彙整研析安全保障事項所必要的情報，並研擬政策建議，提供國家安全保障會議做決策的參考。直屬官邸之內閣情報調查室仍為情報機關之首，負責統合各省廳之情報機關，負責蒐集分析各情報機關之情報，並向首相、官房長官、國家安全保障會議等提出報告。

國家安全保障局為有效發揮職能，情報統合及與各情報機關協調合作至為重要。該局依據外交安全保障事項政策目標，提出情報關注重心（即情蒐指導要項），並透由內閣情報會議、聯合情報會議等平台，或內閣情報調查室傳遞給各情報機關，也會對各情報提出回饋。

國家安全保障局並非自行蒐集情報的情報部門，而是接收內閣情報官（內閣情報調查室）所蒐集、彙整的情報及其分析結果，據以綜合協調、企劃或政策草案擬訂。有時候為因應時勢發展，該局也會主動向各相關省廳提出情報需求，機動地接受來自各省廳的情報報告，發揮綜合協調的作用、更具效果地擬訂政策草案。此一機制固然表現出政策與情報分離的原則，也不會影響內閣情報調查室作為內閣直隸情報機關與情報統合機關之地位，但是，

國家安全保障局可繞過內閣情報調查室，直接向各情報機關提出情報需求，恐有損內閣情報調查室作為日本政府最高情報機關之威信或一元化權威。

雖然學者對於國家安全保障會議及國家安全保障局運作後的議事效率、省廳合作、情報彙整成效等給予很高評價。惟仍存在些許問題，包含內閣情報調查室不再享有各情報機關彙送情報的獨佔權，該室情報研析報告缺乏一錘定音的權威性，內閣情報官地位提升的未竟全功，以及外務省與警察廳爭奪重要職務主導權的紛爭未歇，仍是未來要努力改善的方向。（投稿：2023 年 4 月 21 日；修訂：2023 年 5 月 17 日；接受：2023 年 5 月 22 日）

## 参考文献

### 一、専書

- 千千和泰明，2015。《内閣安全保障機関 日本版NSC 成立之道》。  
東京：原書房。
- 小林良樹，2014。《インテリジェンスの基礎理論 第二版》。東京：  
立花書房。
- 小谷賢，2022。《日本インテリジェンス史》。東京：中央公論  
新社。
- 小林良樹，2022。《なぜ、インテリジェンスは必要なのか》。  
東京：慶應義塾大學出版會。
- 今井良，2019。《内閣情報調査室 公安警察、公安調査庁との三  
つ巴の闘い》。東京：幻冬舎。
- 北村滋，2021。《情報と国家－憲政史上最長の政権を支えたイ  
ンテリジェンスの原点》。東京：中央公論社。
- 兼原信克，2021。《安全保障戦略》。東京：日本經濟新聞。
- 遠藤誠治、遠藤乾編著，2014。《安全保障とは何か（シリーズ  
日本の安全保障 第1巻）》，東京：岩波書店。

### 二、期刊論文

- 三島恒平，2020/11。〈内閣安全保障機構の機能と課題 国家安  
全保障会議、国家安全保障局、内閣情報調査室、事態対処・  
危機管理組織について〉，《情報史研究》，第10号，頁  
43-69。



小谷賢，2015/3。〈日本版國家安全保障會議 (NSC) の機能的特徴〉，《國際安全保障》，第 42 卷第 4 号，頁 61-75。

### 三、報刊雜誌

2018/06/23。〈外務省 vs. 警察庁 国家安保局長をめぐる暗闘〉，《週刊東洋經濟》。

### 四、網際網路

2013/11/13。〈第 185 回国 参議院 国家安全保障に関する特別委員会 第 2 号〉，<<https://kokkai.ndl.go.jp/simple/detail?minId=118514291X00220131113&spkNum=8#s8>>。

2017/05/31/。〈決断の時 安倍首相は誰に会う?〉，<<https://www.nhk.or.jp/politics/articles/feature/4547.html>>。

2018/11/21。〈知られざるテロ情報機関〉，<<https://www.nhk.or.jp/politics/articles/feature/11174.html>>。

2019/09/24。〈「これでダメなら」外交主導、首相が選んだ特別な役人〉，《朝日新聞電子報》，<<https://www.asahi.com/articles/ASM9S4D0FM9SUTFK00W.html>>。

2020/05/03。〈NSS 北村局長、増す存在感 64 日連続で首相と面会 官邸内の権力構造に変化?〉，《毎日新聞電子報》，<<https://mainichi.jp/articles/20200503/k00/00m/010/005000c>>。

2020/11/15。〈「首相動静」分析してみると 菅氏は誰と会っているのか〉，《朝日新聞電子報》，<<https://www.asahi.com/articles/ASNCH23L5NCFUUPI00B.html>>。

- 2022/10/05。〈岸田首相が就任1年、最多の相手とは232回面 …松野官房長官は122回〉，《讀賣新聞電子報》，<<https://www.yomiuri.co.jp/politics/20221004-OYT1T50267/>>。
- 人事院，2023。〈指定職俸給表の適用を受ける職員の號俸の定め並びに職務の級の定数の設定及び改定に関する意見（令和5年度）〉，<<https://www.jinji.go.jp/gaisannkyuubetu/R5teisuuhyou.pdf>>。
- 小谷賢，2022/05/20。〈第二次安倍政権で挑んだ日本のインテリジェンス改革〉，<<https://wedge.ismedia.jp/articles/-/26653>>。
- 川邊克朗，2020/11/06。〈菅首相のもとで「外務省 vs 警察官僚」の「インテリジェンス戦争」が起きていた…！〉，《現代ビジネス》，<<https://gendai.media/articles/-/77040?page=3>>。
- 内閣情報調査室の役割，<[https://www.cas.go.jp/jp/saiyou/pdf/panf\\_2017.pdf](https://www.cas.go.jp/jp/saiyou/pdf/panf_2017.pdf)>。
- 金子將史，2007/10/24。〈日本のインテリジェンス体制「改革の本丸」へと導く PHP 総合研究所の政策提言〉，《PHP Policy Review》，Vol. 1, No. 2，<[http://research.php.co.jp/policyreview/pdf/policy\\_v1\\_n02.php](http://research.php.co.jp/policyreview/pdf/policy_v1_n02.php)>。
- 金子將史，折木良一，2015/11/26。〈国家安全保障会議 — 評価と提言 —〉，政策シンクタンク PHP 総研「国家安全保障会議検証」プロジェクト，<https://thinktank.php.co.jp/policy/2145/>。
- 首相官邸官網，〈国家安全保障会議 開催状況〉，<<https://www.kantei.go.jp/jp/singi/anzenhosyoukaigi/kaisai.html>>。

